歐陽修集/卷14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書簡卷第二 ◄

歐陽修集
卷一百四十六 · 書簡卷第三

► 書簡卷第四

【與趙康靖公〈叔平〉九通】

△一〈至和三年〉

某啟。辱教，並高郵二書，不勝感刻，足以仰見仁人之心惻物垂憫之深也。方欲專馳人去請，時暑，重煩揮翰，來旦並申面謝。人還，姑此。

△二〈至和三年七月〉

某啟。累日阻拜見，不審尊候何似？某為水所水危倉皇中般家來唐書局，又為皇城司所逐，一家惶惶，不知所之。欲卻且還舊居，白日屋下，夜間上筏子露宿。人生之窮，一至於此！人馬隨多少，借般賤累，幸不阻。

△三〈嘉祐四年〉

某頓首啟。初夏已熱，不審動止何似？鄆去京師不為遠，而叔平在外，宜日走訊問候興居，而動輒逾時，雖云人事區區，實亦可責也。某昨衰病屢陳，蒙恩許解府事，雖江西之請未獲素心，而疲憊得以少休，豈勝感幸。卜居城南，粗亦自便。自在府中數月，以几案之勞，憑損左臂，積氣留滯，疼痛不可忍，命醫理之，迄今未愈。天府孰不為之？獨衰病者如此爾。東平風物甚佳，為政之暇，想多清趣。更冀為朝自重，以俟嚴召。遞

中謹奉此。有懇，如別幅。

焦千之秀才久相從，篤行之士也。昨來科場，偶不曾入。其人專心學古，不習治生，妻、子寄食婦家，遑遑無所之。往時聞鄆學可居，所資差厚，可以托食，而焦君以郡守貴侯，難以屈跡。今遇賢主人，思欲往托。竊計高明必亦聞此，但恐鄆學難居，今已有人爾。若見今無人，則焦君不止自托，其於教導必有補益，亦資為政之一端也。更在高明詳擇可否，俟有寵報，決其去就也。謹於遞中布此懇。

△四〈嘉祐四年〉

某啟。久不奉狀，乃以今夏暑毒非常歲之比，壯者皆苦不堪，況早衰多病者可知。自盛暑中忽得喘疾，在告數十日。近方入趨，而疾又作，動輒伏枕，情緒無巍Ⅰ釧紀獠梗以遂初心。而《唐書》不久終篇，用是更少盤桓。侍祠既畢，當即決去，形容心志皆難勉強矣。焦秀才事荷挂念，方走淮南欲挈家，而其婦翁作省判，遂被留連，勢不能去，然渠感愧非一也。某久欲作書，屬病，今猶居告。自叔平兄去後，子華作憲，遂鮮歡。

△五〈嘉祐四年〉

某啟。近嘗奉狀。秋雨早寒，不審尊候何似？昨辱書，言郡封不安，勞慮醫藥。數日前，聞果不起。伏惟哀悼之懷，何以堪處！無由陳慰，徒用瞻仰。叔平素喜浮圖之說，死生之際固已深達，茲顧未能頓至無念，諒用此可以少寬哀苦之情爾。交游無以為言，聊以此塞悲，奈何奈何。更希為國自重也。謹於遞中附此。

△六〈嘉祐五年〉

某頓首啟。伏承榮被制書，入司天憲，中外欣愜，以謂肅政綱以重朝廷，於茲有望焉。至於朋舊，又喜來歸，獨不得親款宴言，以為恨爾。竊計旌旆已及郊畿，無由瞻迎。溽暑，惟為國自重。

△七〈熙寧二年〉

某再拜。自承榮遂挂冠之請，日欲馳賀，而病悴無堪，事多稽廢，其如不勝欣慕瞻仰之誠也。即日隆暑，伏惟台候動止康福。竊惟宴閒之樂，大愜雅懷，回視塵瑣，必深閔嘆

也。某衰病日增，尚此遷延，為愧不淺，然亦不晚，必能勉追高躅也。瞻見未涯，惟冀順時加重。

△八〈熙寧三年〉

某衰病退藏，人事曠廢，理無足怪，然亦不承問，不勝傾馳。屢得君貺書及見唱和新篇，粗審動靜，喜承台候萬福。向嘗辱許枉顧，雖日企佇，乃出於乘興，不敢坐邀。然又思潁之請，決在此春，若得自乘一鹿車造門求見，亦未為晚。未間春暖，惟冀以時衛重。

△九〈熙寧四年〉

某啟。自退居杜門，人事幾絕，養成疏慵，稍闊拜問。塗中忽辱書，頓慰岑寂，兼審經寒尊候萬福。某衰病如昨，目、足尤苦，殊不少損，茲亦老年常態爾。閒居之樂，無待於外，而自足處多，惟朋舊相從為難得。自安道得請南台，竊思二公物外得朋之樂，不勝羨慕。所承寵諭，春首命駕見訪。此自山陰訪戴之後，數百年間，未有此盛事。一日公能發於乘興，遂振高風，使衰病翁因得附托，垂名後世，以繼前賢，其幸其榮，可勝道哉！在公勉強而成之爾。餘具別紙。

【與馮章靖公〈當世〉八通】

△一〈嘉祐三年〉

某頓首。區區久闕致問。中間辱書，為感何已。冬寒，伏惟台候萬福。某以衰病，期得一小郡養拙，三二年間，謀一歸老之地。此願未獲，遽被責以吏事，精力耗竭，何止強勉！不出歲末春初，當有江西之行矣。薛親幹敏，河東風土、民間事緒可以詢問，得佐幕府，甚幸甚幸。某以目疾為梗，臨紙草率，惟冀鎮撫外以時為國自重。

△二〈嘉祐四年〉

某啟。自承移鎮合肥，嘗一得奉狀。其後區區更闕附問，不審酷暑以來尊候何似？廬在淮南為劇郡，竊惟下車布治之初，當少煩條教，既而可樂之趣，則有多於他邦也。伏惟視政之暇，為時自重。佇俟來歸，以慰士大夫朋友之望。

△三〈嘉祐五年〉

某啟。伏自移鎮肥上，嘗一奉書。忽已逾歲，續雖乏馳問，然瞻企之勤，則未嘗懈也。即日春寒，不審尊候何似？某以衰病無堪，自解秩天府，於今一期，正以《唐史》殘編為累。今幸成書，不久進御，遂當南去。世事老來益有可厭者矣。自當世治肥，然大率諸相知皆云不得書。某亦以地僻，少有來使得詢動止。朝廷公議與交親私望，皆願還歸。未間向暖，惟冀為國自重。

△四〈嘉祐五年〉

某啟。昨自罷煩劇，卜居城南，少獲休息。然猶此盤桓，未遂決去，正以《唐史》將遂終篇，然亦不過秋末時事爾。廬去京師不遠，計可備聞，難於紙筆具道也。當世據名藩，優游文史，自足為樂，其餘一付公議。但朝多賢士而獨在外，與相知之私，立欲公來歸之速爾。某衰病俱攻，去心甚速，諸公察其實然，而未肯決然放去，奈何奈何。原父雖歸，子華作憲，朋友益蕭索。當世尚壯，及時讀書行樂。此外稍隙時，當得數奉問。大熱，更冀自重。

△五〈嘉祐五年〉

某啟。自承移鎮金陵，遂疏奉問。經暑，竊惟體履多福。江山之勝，實足以資清興，而賢者久居於外，豈朝廷之意哉？朋友區區之私，又可知也。某衰病，迫於歸計，《唐史》奏御，遽陳危懇，而未蒙聽允。進無所補，退不獲志，負愧周行不知所措。相見益無涯，惟為時自愛，以副瞻望。

△六〈嘉祐五年〉

某啟。自成書請外，所陳哀切，冀以危誠，有以感動。而二三公過為顧慮，曲以見留，在意實厚，於計則非便也，奈何奈何。本欲為郡下客，少溷主人，復未可得。然使少遷延，終當必償夙志也。濟叔窮居，得當世在鎮，必以慰意，不久當應稍起，此公議久所鬱鬱也。前承惠碑，多佳者，甚濟編錄，感幸感幸。聞金陵有數廳梁、陳碑，及蔣山題名甚多，境內所有，幸為博採以為惠，實寡陋之益也。病暑，草率。

△七〈嘉祐五年〉

某啟。承惠寄碑刻，既博而精，多所未見，寡陋蒙益，而私藏頓富矣。中年早衰，世好漸薄，獨於茲物厥嗜尤篤。而俗尚乖殊，每患不獲同好，凡如所惠，僅得二三，固已為難，而驟獲如是之多，宜其如何為喜幸也！濟叔公議猶屈，乃吾徒之責，未嘗少忘於懷，而造物者第與眾人同為嗟嘆而已。豈賢人君子亨否有命，殆非人力能致邪？雖然，敢不竭力？辱諭，感愧感愧。承專遣人至，數召問其還期，每云有故未歸。遂且於郵中附此，俟渠行，別當奉狀也。

△八〈嘉祐六年〉

某啟。衰病碌碌無所稱，徒負愧恥。區區強顏，人事廢曠，久闕致問，但深瞻企。昨承進寵經筵，而尚留居外，未足以慰士大夫之望，實非交游之私論也。辱惠書，承經暑涉秋，動履清安。江山英勝，聊助公餘之興。未嚴召間，希為國自重。

【與王副樞〈景彝〉一通〈嘉祐五年〉】

某啟。自承軒騎歸止，屬以多故，未克祗謁。暄和，竊審氣體清安。適辱簡誨，兼示鄭州書信等。偶在院中定題，不時為答，深所感愧，謹馳此為謝，幸加恕察。不宣。某再拜景彝舍人閣下。八日。

【與王懿敏公〈仲儀〉十七通】

△一〈嘉祐二年〉

某啟。數日之間，並承寄惠蟹、慄，雖不得書，亦喜尊候萬福。某居此，如魚鳥之池籠。歲律忽已遒盡，衰病日復侵攻，交游多在外，塊然處此，情緒可知。今日得蔡大書，言久病，近方就安。人生聚散，憂患百端，相見何時。況開年決求南去，遂益為胡越也。惟以時自重，臨紙區區。

△二〈嘉祐二年〉

某啟。稍不附問，新春尚寒，不審尊體何似？歲月不覺，又添一歲，目日益昏，聽日益重，其情臥蟄摯芍。向者公廨錢事知已息，就令不息，徒喧噪人耳，何足恤也。邊州無

事，誠為可樂，然俗吏亦不能也。近來班著蕭條，群賢在外，皆當召歸，而議者不及。衰病思去，又亦未得。守常不變，其弊乃爾。其他時事，不能悉具，惟過年益區區，但時與韓三、吳大相從爾。燈夕卻在李端愨家為會，諸君皆奉思也。數數附回州人書，皆不親付，常意不達。今偶此人取書，適在家。湖柑閒寄數十個去，到彼得三四不損，尚可表意，若遂無可入口，亦無如之何也。不罪不罪。因人幸時惠問。

△三〈嘉祐二年〉

某啟。昨日自貢院出，得所寄書，伏承春暄氣體清福，兼知深樂北土之善，為郡處處皆佳。況此帥府雄盛，邊鄙無事，固足以優游也。某昨被差入省，便知不靜。緣累舉科場極弊，既痛革之，而上位不主，權貴人家與浮薄子弟多在京師，易為搖動，一旦喧然，初不能遏。然所得頗當實材，既而稍稍遂定。去冬求洪井未得，便差主文，今既喧噪漸息，遂復理前請，期於必得也。中年衰病尤甚，自出試院，痛不能飲。人生聚散，安能區區於此！進無所補，退又不能自遂，荏苒歲月，有甚了期？其他非筆墨可述。惟為國自重。因人時枉問，以慰無憀。

△四〈嘉祐三年〉

某啟。自承有益都之命，必謂來朝，當得相見，不意遂爾西行，實增怏怏。又聞闕遠，卻於沿路盤桓，深欲奉狀，以莫知旌旆所止。不審即日春寒，尊候如何？計以仲春至鎮，在路亦不久留。成都風物非老者所宜，仲儀雖為同甲，然心意壯銳，諒可為樂，難以病夫忖度也。諸賢在外者為復來歸，獨公遠去，相見何時？某非久於此者，然素志未遂，心往形留。因指使來辭，得附書。新春，為國自重。

△五〈嘉祐四年〉

某啟。自去歲秋冬以來，益多病，加以目疾，復左臂舉動不得，三削請洪。諸公畏物議，不敢放去，意謂寧俾爾不便，而無為我累，奈何奈何。然且告他只解府事必可得，不過月十日，且得作閒人爾，少緩湯火煎熬。有無限鄙懷，不能具述。薛婆老亦多病，於錦繡無用，只是兒婦輩或恐有所要，臨時奉煩爾。土宜歸日，惟好且當，正如寬厚之說也。呵呵。酒絕吃不得，聞仲儀日飲十數杯，既健羨，又不能奉信。蜀中碑文，雖古碑斷缺，僅有字者，皆打取來。如今只見此等物，粗有心情，餘皆不入眼也。遞中續得來書。京師自立春泥雪，至今凍尸橫路，遂罷放燈。經節，不敢過諸人，皆云寂寞。恐知恐知。

疏拙無佳物表意，不怪不怪。

△六〈嘉祐四年〉

某啟。昨在府中，區區不時奉問，理不為怪。自罷去，益匆匆度日，不能為一事，公私俱廢，此所以日夢南歸，視居此如桎梏之思脫也。自仲儀到蜀，未嘗承問，但時見宅中子弟，問動靜，云起居甚安。異方下車，必煩條教，計今人情習安，粗可以為樂矣。因書幸示。某昨在府，几案之勞，氣血極滯，左臂疼痛，強不能舉。罷居城南，粗得安養。迄今病目尚未復差，厭苦人事，實不能支，只候夏秋《唐書》了成，褫卻梅二，遂決南去。未間時得奉問。夏熱，為國自重。

△七〈嘉祐四年〉

某啟。區區多故，久不附問，不審尊體何似？自春中曾一奉狀，尋於遞中見答。昨見公謹，云得仲儀書，怪某久無信。蓋亦未嘗得仲儀書也。但聞蜀人與自西歸者，言善政日新，兩川蒙賜，聞之，竊喜大用之有期也。某益多病，目昏手顫，腳膝行履艱難，眾疾並攻。《唐書》已了，只候寫了進本，遂決南昌之請，自此可圖一作繭處矣。京師事體亦迫促，動有嫌忌，無復縱適。歲暮索然，殊鮮歡意。惟希公外多愛，因暇時作數字，以慰瞻企。

△八〈嘉祐五年〉

某啟。久不奉狀，亦久不辱書，惟見諸賢侄，得聞動靜。前日郵中，忽承惠問，喜涉夏秋，體履休勝，深以為慰也。某自罷府，又一歲有餘，方得《唐書》了當，遽申前請，懇乞江西。前後累削，辭極危苦，而二三公若不聞。近年眼目尤昏，又卻送在經筵，事與心違，無一是處。未知何日遂得釋然，一償素志於江湖之上，然後歸老汝陰爾。昨蒙詔諭，俾請假。既以地遠，暫歸不能辦事，又一請假後難更請郡，以此不敢。但更少盤桓，會當有時得歸爾。承見問，所以略道一二。終日區區，不曾勾當得公私一事，人事殆廢，以此不時作書，應不為怪。向寒，為國自重。

△九〈嘉祐六年〉

某啟。近嘗於遞中拜問。辱書，承春寒動履佳安，兼蒙遠惠佳篇。衰病之人，豈敢萌心，

至於自顧，惟知憂畏，而眾論實可多懼。獨見愛之深，至於歌詠，感愧感愧。數十日來，茫然未知所為答問，後遂如此，其何以免於罪戾？老退之心，不敢望有所立以希名譽，但厚恩當報爾。仲儀何以見教？寶臣雖不久當發，其如遠甚，計須夏方得到闕。鄙懷千萬，不能具述，惟期握手為一笑爾。盛作，少暇當勉強為答次。因書略道區區。餘寒，為國自重。

△十〈嘉祐六年〉

某啟。自春以來，私門多故，遂闕致問。兼承歸騎已東，但日冀相見也。碌碌於此，忽焉半歲，思去之心雖切，而未有以發。近外處相知，多見問以求罷太速，不知何以傳此？豈中外人情已欲其去邪？不相見數年，人事百變，前夕清卿之室，已與擇之共牢而食，士夫聞之，莫不竊嘆。富貴浮名，何可久恃？至於妻、子，亦不能保。然盛衰之理，固常如此，奚足為之悲也？君謨已歸，皤然一翁，病勢自到京來頓減，前日與餘廣州在敝齋閒會，坐中相顧，歷道諫院中語笑，但奉思爾。衰病索然，百事俱懶，惟故人相見，庶幾有少清況爾。瞻近匪遐，跋履之勞，更宜避暑慎攝。

△十一〈嘉祐六年〉

某啟。人至，辱惠以佳篇，豈勝珍誦？益見治煩餘暇，猶能及此。敝齋有菊數叢，去歲自開便邀諸公，比過重陽，凡作數會，今秋無復一賞。軒裳外物，為累於人，細較其得失，何用區區？自仲儀與數公自外歸，甚思少奉從容，殊未有暇。今有會，亦不放曠，可嘆可嘆。值夜，且奉此為謝。

△十二〈嘉祐六年〉

某啟。區區不得數奉言宴，可勝瞻勤。昨日以疾病發動，請告家居，不知賢郎寵過。今日見二公言請許，此實仲儀附就秉鈞者，當以為慚爾。然佳郡不遠，且少盤桓，聊為偃息也。某衰病，漸不能支。更見楊樂道長往，同甲勾落大半矣。深思一作繭處，未有去端爾。客多，偷隙作此簡。鄙懷欲述者多，不覺忉忉。

△十三〈嘉祐六年〉

某啟。近以口齒淹延，遂作孽，兩頰俱腫，飲食言語皆不能。呼四醫工並來，未有纖效。

聞仲儀有蜀中真山豆根，乞一二兩。病苦，加以餓損，ㄧ然疲臥，不暇及他，不罪不罪。

△十四〈嘉祐七年〉

某啟。少別忽已更月，秋氣漸清，竊惟動履勝常。受署方初，宜少煩條教。吏民既已蒙惠，則湖上清曠，浩然放懷，可以遺外世俗區區可憎之態。至於憂悲煩惱，亦自以理遣之。某竊位於此，不能明辨是非，默默苟且，負抱愧恥，何可勝言。獨於朋友之間，常懷區區之願，如此而已。謹奉啟咨問。

△十五〈嘉祐七年〉

某啟。自別，日欲致問，而公私多故。賢郎訪及，得聞動靜，則云甚安。昨日公謹相過，乃云近少違和，豈非追感悲戚使然邪？此事實難遽遣，其如無可奈何，當推以至理，不得不少自寬釋也。竊計即日悉已平愈如常，不勝瞻想之誠也。某至今猶為風毒所苦，情緒蕭然，不知名宦何處為好？合宮禮近，日益牽忙，不勝勉強也。其他區區，臨別亦嘗少道，只得如公西湖之樂一二歲，比謀成歸計，遂為田畝之人矣。難信之言，不敢為疏者道也。相見未期，但增引領，因風枉問，以慰勤企。

△十六〈治平元年〉

某啟。公私匆匆，久闕奉狀。蓋以衰病交攻，心力疲耗，而憂責無涯，日苟一日，是以百事皆廢於因循。然亦久不承惠問，但屢見賢侄、賢郎，得聞動靜。新歲晴和，不審尊體何似？湖園清曠，春物向榮，然尚在遏音，必未欲會聚。其如閒適之趣，幽靜尤佳，每苦紛勞，但深傾羨也。老年相知無幾，尺書相問，略亦無嫌，餘暇何惜數字少慰病翁？然以自久無書，不敢奉怪也。向暖，千萬加愛。

△十七〈治平元年〉

某啟。久不蒙惠問，方積瞻思，指使來，忽辱書，可勝欣慰！兼審靜鎮安閒，放懷取適，自非向用全福，何由及此？固健羨之久矣。某疲病不支，憂責無際，自匪獲罪譴困廢，不能薄展微效，舍是三者，未有偷安之計。自齒牙浮動，飲食艱難，切於身者，惟此一事。既已如此，其他復何所得？然則勉強於茲，顧何戀也？因仲儀有見憫之言，乃略及此。經春潤澤稍足，相去不遠，必同和暖，更希為時自重。

【與王懿恪公〈君貺〉十二通】

△一〈至和二年〉

某啟。日思奉問。別後人事，益多端倪，但見邸報，知已禮上。秋冷道塗，貴眷各安。某幸如常。昨受命使北，初欲辭免，蓋以目疾畏風寒，兼多著綿氈衣服不得。其如受敕之日，北人訃音已至，由此更不敢辭，因改為賀使。行期頗緩，正在嚴寒，與君貺行時無異也。家中少人照管，且移高橋，去薛家稍近，然公期管勾，往來須及百餘日，但得回來耳靜，便是幸也。呵呵。自大旆西行，群議遂息，請無過慮也。佳時美景，臨觴之樂不可涯。得失外物，可置而勿問。其餘達識以道消息，故不待言也。

△二〈嘉仄元年〉

某啟。急足至，辱書，伏承履茲新正，台候萬福，少慰翹企之素也。某尸竊於此，思逃罪戾，未知其所。年齒日增，心意日耗，歸洛之興何可遏？承示許以卜鄰，亦一時盛事，但須公功業成爾。否泰常理，亦難稽久，豈止交親之願也。陽候向和，惟冀以時自愛。

△三〈嘉祐四年〉

某啟。太祝來，得詢動靜甚詳。尋又辱惠書，承經寒尊候萬福，門內諸貴愛康安，深浣瞻想。居秦久，議者皆謂當還，不然遷鎮近甸，應在朝夕。浮議多端，惟靜安可以銷弭。修《唐史》，已寫進本，然卷帙多，須數月方了。南去有期，心欲飛動，過年衰病益侵。見論辨欲加收錄，此子庸駑，詎可出明公門下？不奈何為誤聽，但與家人大勿爾，徐當議未晚。賢郎在都下，殊乏祗迎，悚愧悚愧。漸暖，為時自重。因賢郎行，謹布區區。

△四〈嘉祐五年〉

某啟。近因急足還府，略布謝懇。即日春寒，仰惟鎮撫外台候萬福。某尚此遷延，又見春花益盛，第以目病眩晃，不勝飲酒，鮮味。不審大府花時如何？憶曩在彼，不甚盛也。前承問及石研，今且致三枚，續當更求佳者。咫尺瞻企，惟以時自重。

△五〈嘉祐六年〉

某以衰病，碌碌無稱，莫塞咎責，徒自為勞。區區久不奉記。屢見家人得書，承夫人尊候微有違和，兼知來召夏醫，方欲馳問，太祝遽至，得聞子細，喜已漸安。兼見過客，言花時名園數有家會，聞之益用為慰。某自過年，兒女多病，小女子患目，殆今未較，日頗憂煎。前日太清賞花，省自入館惟景討會以選人獨不與，殆今二十五年，始遇茲盛事。是日，兼承見寄絕品，雖有已凋者，然所存不勝其麗。見之，病目開豁，勉強飲數酌以當佳會，閒恐知也。見太祝，言來擇婿，茲事難於倉卒，宜精慎也。多日欲作書，適聞有專人，立草此。其他諸懇，俟太祝歸時致狀。

△六〈嘉祐六年〉

某頓首。近於遞中，嘗獻拙句。急足遽至，承賜手書，兼惠新筍，並增感愧。竊審春和體況清福。《普明寺》，卅年前亂道，宜為削去，以藏醜拙，乃蒙刊著，何以堪之？春旱差遠，京洛飢民亮煩賑恤，計亦不廢行春也。某忽忽少貶，第未能遂去，餘無可言爾。薛司勛過府下，事有可詢，當得其詳。惟以時為朝自重。不宣。某手啟上留守尚書學士。〈清明日〉京醞二器聊表意，但患人力難致，偶薛君有卒擔之爾。

△七〈嘉祐六年〉

某頓首啟。自薛司勛行後，更闕奉狀。見家人得十四姨夫人書，竊知近苦牙痛。道家修養，先於固下，不宜有此疾。然此患，中年以後人皆有之，患者醫方亦多難得效。某數年來頗以為苦，用藥多，殊未有驗。近於張唐公處得一方，他言親用有效，然亦未曾合，今粗錄呈，可試用也。春旱甚闊遠，以貽上心焦勞之慮。近躬禱太一，遂獲嘉澤。河洛間應已沾足，民歲當有望。不審邇日為政外尊體何如？更希慎攝。因附藥方遞中，謹此咨問。

△八〈嘉祐六年〉

某啟。謝懇已具如右。秋寒，台候萬福。某衰病忝冒，以寵為尤，自省蹇拙，曷嘗敢萌此望，人亦曷嘗期此？然事出意外，猶竊叨據。君貺材望德業三十餘年，一日歸副具瞻，以快士大夫之願，老朽之人當在汝陰田畝，與農夫野叟相賀。人事固常如此，所示排擯，曾何足恤？矧洛政善譽，初無間言也。恐知之。以新忝命，人事紛紛，致謝稽晚，惶恐惶恐。

△九〈嘉祐六年〉

某啟。自叨竊非望，嘗於郵中致謝懇。即日冬候，遂爾凝寒，仰惟動履清福。某勉強衰病，才薄寵益，損必隨之。親朋見愛，何以為教？有望有望。見家人言十四姨夫人昨夕違和，喜已平愈。公期由此專去省候，鄙懷區區，因話一可詢問。凡諸委瑣，不復煩言。歲晚ぞ慄，惟以時為國自重。

△十〈治平元年〉

某啟。向自遭國恤，公私事緒既多，而衰病之年，憂哀並集，餘生朽質，殆弗能支。顧於人事曠闕，交親宜以相寬。自春不常拜問，然昆弟多在京師，薛九與二夫人書信，時時獲聞動止。即日秋暑猶盛，不審寢味如何。朝家方恃群賢共此康濟，邊寄雖重，難恐淹留。未候見間，惟以時為國保重。

△十一〈治平二年〉

某啟。專人至，辱手書，承履此春和，台候萬福。某衰病毛然，思一藏拙之地，未能遂心，日夕勉強，不勝其勞，其餘幸悉如常。承示諭請覲，尚未見奏削。安道特地以親為辭，必留滯旌車，然辭官亦當俟報爾。適以私家少故，牽忙作書，不周謹。惟為朝自重，以副區區。

△十二〈治平三年〉

某啟。近並捧遞中專人所惠三書，竊承經暑台候萬福，貴眷康寧，粗慰瞻企。諭以請洛之意甚詳。自公留滯於外，士大夫之論鬱然，而當職者負慚與責久矣。今茲所請，在理何疑？諸公諒不煩丁寧，某又可知也。有欲知者，私門所便，備問及爾，亦已盡諭，但奏削尚未至爾。某瘠病ぃ然，昨屢乞懇，以經此詆辱，於國體非便，第顧勢未得遽去，以此強顏，成何情況！事有所激，實如來諭。其諸多端，匪遠可以面敘本末，餘當續報。惟酷暑，為時自愛。

【與執政一通〈熙寧三年〉】

某再拜啟。仲夏炎毒，伏惟台候萬福。某以官守居外，具瞻之地，非時不敢通問。今迫以懇悃，不能自默。某衰病累年，中外具察，不待煩言。自去冬漸難勉強，遂有壽陽之請，而朝恩未許。間以接奉春陽，攻注眼目，服藥過度，渴淋復作，遂不能支。自三月下旬在假，亦兩曾奏知。不期於病告中，忽蒙此恩選，事出意外，莫不驚憂。竊意朝廷必以居東逾歲，別無大過，遂以為可委爾。其如東州只是尋常一大郡，無兵馬，無邊事，又幸豐熟。其如老病，諸事曠廢處自知極多。而過往不察其詳，反以廢職為少事，此其可笑者也。並、晉一路，外鄰二敵。使某不病，亦不敢當，況°膊荒懿呃。已具札子細陳，乞免此誤恩。敢望台造，察其誠實，其餘區區常談難信之語，更不後云。惟早賜允俞，免再三煩瀆，則大造也。不宣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